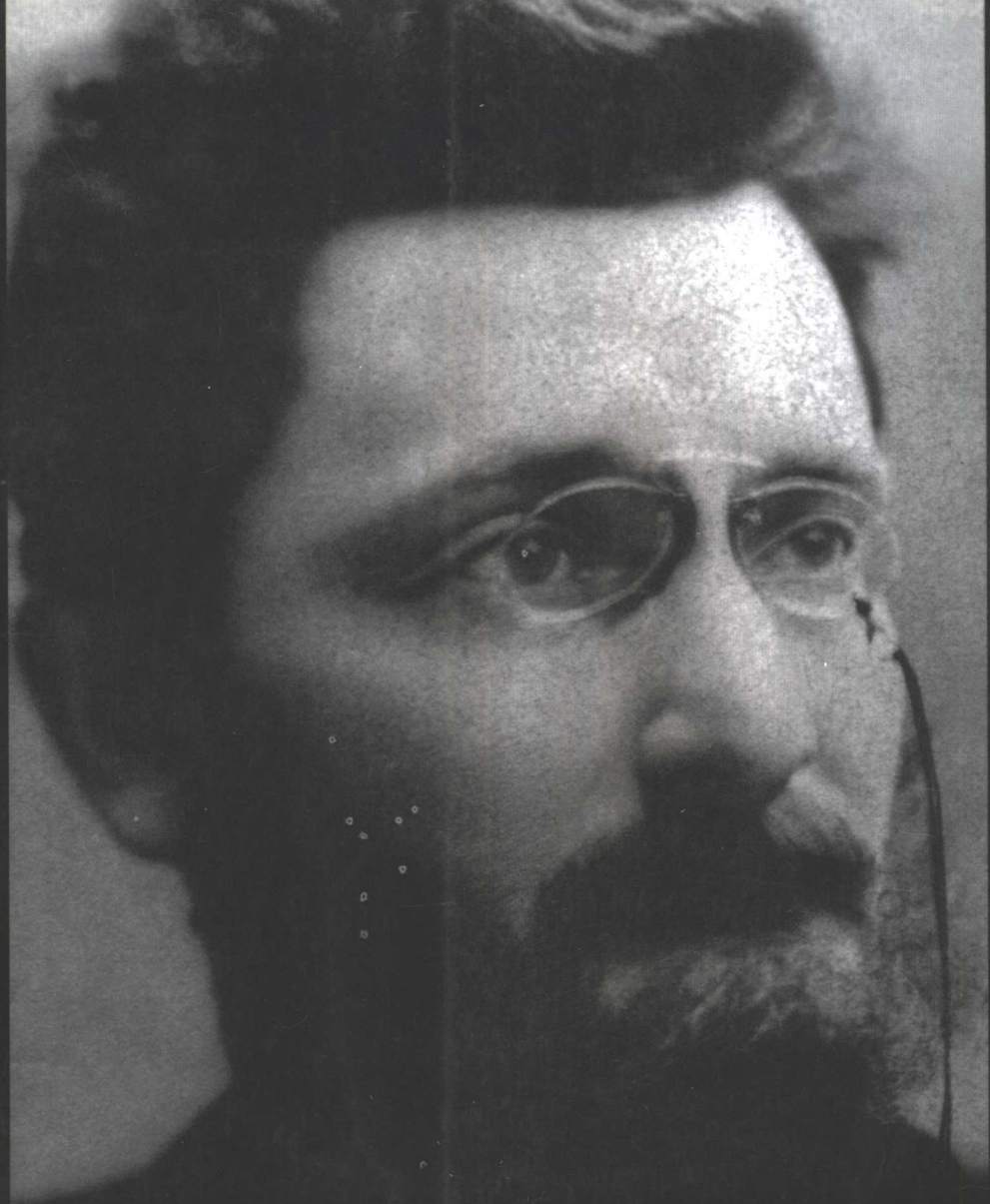




丹尼斯·布里安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A LIFE

普利策传



普 利 策 传

丹尼斯·布里安 著

曹珍芬 何 凡 译
林 森 潘钰卿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利策传/ (美) 布里安著; 曹珍芬等译.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9

书名原文: Pulitzer a Life

ISBN 7-5005-7622-6

I. 普… II. ①布… ②曹… III. 普利策 (1847~
1911) —传记 IV. K837.1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8735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960 毫米 16 开 28.25 印张 510 000 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定价: 46.00 元

ISBN 7-5005-7622-6/F·6677

图字: 01-2002-0665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谨以本书及爱献给玛蒂妮、丹妮艾莉、亚历克斯和爱玛。

本书亦献给华盛顿特区的政府监督计划 (The 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 简称 POGO), 这是一个无党派倾向的非赢利组织, 我的女儿丹妮艾莉任执行主任。自 1981 年以来, 该组织致力于调查、揭露和矫正联邦政府滥用权力、管理不善以及受控于强大特殊利益集团的行为。POGO 的目标是要通过揭示政府系统中的问题实例、提供解决的方法以及提出改革措施而改善政府的工作。普利策肯定会喜欢 POGO 的。

致 谢

以下非常有价值的来源提供了他们对普利策的直接印象：约翰·希顿、唐·卡洛斯·塞兹、乔治·郝斯默医生、詹姆斯·巴尼斯、艾林·爱兰德、乔治·卡里·埃格尔斯顿、诺曼·史威茨、沃尔特·麦道格尔、内莉·布莱、詹姆斯·克里尔曼、乔治·圣约翰斯、哈罗德·波拉德以及查尔斯·E·查平。查平是《世界晚报》的本地新闻编辑主任，极端崇拜普利策，他曾与妻子一起试图双双自杀，未成功，后因杀死其妻子而被判终生监禁，在新新监狱的牢房里他完成了他的回忆录。

给予我极大帮助的还有威廉·罗宾逊·雷诺兹关于普利策的博士学位论文；艾伦·丘吉尔的《派克街》；W·A·斯旺伯格的《普利策》以及《公民赫斯特》；詹姆斯·威曼·巴雷特的《约瑟夫·普利策与他的〈世界报〉》；乔治·尤尔根斯的《约瑟夫·普利策与〈纽约世界报〉》；丹尼尔·W·法福的《约瑟夫·普利策二世与〈快邮报〉：一个报人的一生》；布鲁克·克罗格的《内莉·布莱：一个蛮勇的记者和女权主义者》；乔伊丝·米尔顿的《黄色小孩》；约翰·温克勒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大卫·拿骚的《威廉·伦道夫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圣路易斯快邮报》；《纽约世界报》；《纽约日报》；《纽约太阳报》；《纽约时报》；普利策有限公司的公司秘书詹姆斯·V·马罗尼；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和国会图书馆所藏有关普利策的大量档案。

非常感谢西奥多·罗斯福协会的执行主任约翰·盖布尔；西尔维亚·裘克斯·莫里斯；密苏里大学西部史手稿收藏部主任安·莫里斯；巴尔港历史学会负责人多萝茜·迪耶；机动游艇史专家罗斯·麦塔格特；罗德岛新港游艇博物馆的吉尔·瑞德尔。

我的妻子玛蒂妮满怀激情地与我一起工作，本书的每一部分都凝聚着她的心血。她的建议、敏锐的评论以及对字斟句酌的偏好都对本书的最后定稿有极大的裨益。

我的责编哈尼·莱恩提供了不少令人感激的明智建议，让我相信小事更重要，而且他不仅耐心，还给了我很多鼓励。

目 录

引子：约瑟夫·普利策与其“独该死的立”世界	(1)
第 1 章 移民战士	(5)
第 2 章 一个正直勇敢的危险人物	(15)
第 3 章 火灾中劫后余生并结婚	(21)
第 4 章 收购《圣路易斯快邮报》	(31)
第 5 章 加菲尔德总统遇刺	(40)
第 6 章 杰西·詹姆斯像条狗一样被枪杀	(51)
第 7 章 普利策接手《世界报》	(64)
第 8 章 在白宫安置了一个民主党人	(81)
第 9 章 拯救自由女神像	(101)
第 10 章 秣市广场惨案	(116)
第 11 章 内莉·布莱精神失常	(126)
第 12 章 恢复视力的努力	(140)
第 13 章 “将正义发扬光大，令邪恶瑟瑟发抖”	(146)
第 14 章 内莉·布莱环游世界	(152)
第 15 章 以遥控方式经营《世界报》	(168)
第 16 章 普利策的“魔鬼新闻”	(180)
第 17 章 阻止美英战争	(197)
第 18 章 同犯罪以及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斗争	(210)
第 19 章 战争热潮	(230)
第 20 章 古巴战争中的美国人	(243)
第 21 章 为了布尔人，反对不列颠	(262)
第 22 章 精确！精确！！精确!!!	(271)
第 23 章 麦金利总统遇刺	(287)
第 24 章 “找一个喝醉的人并雇用他”	(296)
第 25 章 堕胎的委婉语	(303)
第 26 章 训练弗兰克·科布	(310)
第 27 章 揭开保险公司舞弊的真面目	(322)

第 28 章	“我喜欢他赌咒发誓的样子”	(333)
第 29 章	抗议沙文主义的煽动	(344)
第 30 章	洛克菲勒父亲的秘密双重生活	(353)
第 31 章	罗斯福想把普利策送进监狱	(365)
第 32 章	“美国报业的巨子”	(373)
第 33 章	罗斯福寻机复仇	(382)
第 34 章	胜利了!	(393)
第 35 章	最后的日子	(407)
第 36 章	结果	(415)
参考文献		(421)
英汉译名对照表		(425)

约瑟夫·普利策与其“独该死的立”世界

每一期报纸的刊发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又是一种责任,要说一些给人勇气的真言;要超脱平庸与传统;要说一些话能赢得这个社会中的智者、受教育者以及独立自由的人们的尊敬;要摆脱对党派偏见的恐惧,摆脱对大众偏见的恐惧。

——约瑟夫·普利策

永远为进步和改革而战;永远不容忍不平和腐败;永远与各政党蛊惑民心的政客做斗争;永远不依附于某个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级和掠夺公众利益者;永远不要丧失对穷人的同情心;永远对公共福利尽职;永远不满足于单纯地印刷新闻;永远要绝对地独立;永远不惧怕抨击坏事,不管做坏事的是巧取豪夺的富豪,还是故意搞破坏的穷人。

——约瑟夫·普利策

18岁的约瑟夫·普利策,又高又瘦,身无分文。这个匈牙利移民在欧洲应征入伍,前往美国参加那儿发生的内战。他从带着自己驶抵合众国的轮船上一头扎入海水中,游上了岸,决心自己去领取入伍的赏金,而不留给那个招他入伍的代理人。他加入了联邦政府的军队,为联邦而战。战后,他干过不少粗重卑微的活,同时努力自学英语,一步一步地当上了律师、美国的国会议员、超级记者,最后竟成为美国两大报业《圣路易斯快邮报》和《纽约世界报》的业主,拥有数百万美元的家产。到19世纪90年代末的鼎盛时期,《世界报》每天拥有100万读者。

作为一名永远事必躬亲的报业主,普利策非常注重他那些超凡脱俗、言必有据、充满智慧的社论。

最初为他工作的编辑之一约翰·科克里尔通常负责新闻版。他说,所谓新闻,就是指“任何到目前为止尚未刊登的、违反十诫中任何一诫的事,如果违反的是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或第九条戒律,且违反者是人们曾听说过的人,而且通过了解他们的官职和社会地位,人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会特别感兴趣时,那就是大新闻了。”

或许这就是《世界报》拥有大量读者的原因所在了。

然而,普利策却坚持认为:“追求轰动效应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应

当避免的。廉价的犯罪事件不应该抓来加以过多的宣传。有轰动效应的故事至多也就值得刊发一篇特写,但是不能虚构。”

他曾对《世界报》的记者詹姆斯·克里尔曼说:“我要抨击公共事业单位、警察机关和其他部门的任何不正当行为。我认为报纸就是一位教导世人孰是孰非的道德老师。报纸必须这么做。如果报纸骑墙观望,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哪怕我死了也不会瞑目的。报纸不应该操纵政府,也不应该牟取金钱,而应该引导大众舆论。”

他的报纸确实做到了。普利策的影响是那么巨大,正是他选出了一位总统——那便是克利夫兰总统,防止了美国与英国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揭露并清理了腐败的保险公司,在要求解散托拉斯方面胜过了西奥多·罗斯福;也是他,为了国家的金融利益,设计打败了银行家J·P·摩根。没有普利策,就没有自由女神像。他与那些只想勒索房租而不管房屋维修的贫民窟房东做斗争,与欺诈的警察和行为可疑的政客做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甚至连他最凶猛的竞争对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承认说,普利策是“我们国家生活中一股强大的民主力量”,是“国内外新闻界的一座灯塔”。

普利策较不为人所知的成就之一便是他新创了一种咒骂法,并且流行了起来,例如他曾断言他的《世界报》就是“独该死的立”的。他的这一发明得到了美国语言专家H·L·门肯的首肯,并且“彻彻底底地”(absolutely)融入了当代美国人的话语,这就是所谓的“中缀”。

他的一个同代人称他为我们这个地球上最有趣的男士,《得克萨斯报业联盟》则称他为“地球上最伟大的记者”。而在他的朋友、《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的主编亨利·华特森眼里,普利策的一生就像“取自巨人、小妖精和仙子之书的一则故事”。西奥多·罗斯福曾经夸奖《世界报》“非常了不起,非常有说服力”,并称该报的社论版“是全国最好的”——直到罗斯福试图掩盖为挖凿巴拿马运河所进行的土地买卖中发生的行贿和腐败行为而被普利策指为骗子。然后,罗斯福就起诉他犯有诽谤罪,试图把他投入大牢——这是这位前总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未曾提及的一段插曲。

然而,曾经有那么一次,普利策却违背了自己的最高原则。那是在美西战争爆发之前,好几个月,他都发狂般地试图使自己报纸的发行量超过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纽约日报》,结果,两人都被视为专门贩卖耸人听闻之报道的“黄色报人”而声名狼藉。在一位到美国访问的英国报人看来,这就像是“两个疯子为占领阴沟的首席地位而展开的一场竞赛”。

美西战争结束后,普利策为他的报纸一度曾刊载言过其实的报道、谣言传闻以及弥天大谎而追悔莫及。痛心之下,他调整了《世界报》的办报宗旨,引领它重新夺回从前作为一张了不起的报纸所享有的闪亮荣耀——《世界报》真的

做到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 22 年里,他双目失明,并对噪音极度敏感,以致出行时乘坐的游艇都是隔音的,但是他仍然积极地掌控着《世界报》,在一群秘书的帮助下了解一切,并由他们写下他的想法、不满、命令、回忆录——甚至还有他给妻子的私人信件。这些文献大部分都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里,为普利策传记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他死于 1911 年,享年 64 岁。他的《世界报》在他去世后又刊行了 19 年。他的《快邮报》仍在刊行并办得相当红火。他留下的遗产包括每年都颁发的普利策奖、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以及位于曼哈顿广场旅馆门前的喷泉。

普利策的儿子小约瑟夫说:“在我父亲去世时,一束正直诚实的火焰熄灭了,但它的光亮却将无时无地照亮着那些有良知的新闻人。”

后来,《纽约时报》的亚瑟·克洛克撰文道:“约瑟夫·普利策是个杰出的人,他对权力没有什么占有欲,对不幸者满怀同情。他憎恨伪善的言行,憎恨不公正和腐败,他本人对这些一概不擅长。世界上既幽默风趣同时又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没有几个,他便是其中之一。”

1875 年他在一次政治集会上说的一番话在 125 年后的今天依然是那么惊人地切合现实:“在这个国家,金钱势力的增长已大得惊人,它与政府的种种联系以及它对政府的兴趣令人深感忧虑……但愿我们的华盛顿政府永远不会屈从于百万富翁的权力而漠视数百万民众的意志。”

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表明,这位永远安静不下来的、饱受肉体和精神双重痛苦折磨、疾病缠身——或许还患有躁狂抑郁症——的天才就是新闻界的爱因斯坦、莎士比亚、丘吉尔,他永远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报纸编辑,至少在英语世界是这样。

第 1 章

移民战士

1864—1869 年

17 至 22 岁

17 岁的约瑟夫·普利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敬爱他的母亲,但与继父却常常吵得不可开交,他多么渴望离开这个家。军旅生涯似乎是躲避这一切的一条途径。他随时准备为接纳他的任何国家战斗,后来情况的确如此。

约瑟夫 1847 年 4 月 10 日出生于匈牙利的麦科,他的父母是匈牙利籍犹太人,他们是他们的长子。他的父亲菲利普是个殷实的谷物商,1853 年退休后举家迁往布达佩斯。在那里,约瑟夫和他的弟弟艾尔伯特在私立学校上学,此外还跟一名家庭教师学法语和德语。约瑟夫 11 岁时,他父亲死于心脏病,几年后他所深爱的母亲露易丝又嫁给了商人马克斯·布劳——对这个人约瑟夫日渐生恨。

这个骨瘦如柴、身高差不多已达 6 英尺 3 英寸、像细竹竿似的敏感少年根本不适合打仗。然而他却希望自己能追随他的两位在奥地利军队里当军官的舅舅。奥军因为他视力不好、长得太消瘦而没有收他,但他并不气馁。他赶到巴黎要求加入准备去墨西哥参战的法国军团,法国人也拒绝了他的请求。随后他又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英格兰,要求参加英军前往印度服役,结果再次遇挫。失望至极的他万般不情愿地踏上了归家的路,途中他在德国的汉堡停留。然而正是在那里他交上了好运。

此前不久,1863 年夏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眼看着自己的国家正因一场内战而四分五裂,自己军队的力量又因为伤亡、疾病和士兵的开小差而日渐耗尽,准备向南部联邦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以便打破僵局,将对方彻底挫败。林肯打算单从纽约市征召 30 万人入伍来支撑他那已遭削弱的军队。但是那里够条件的男人许多都是新近才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他们住在贫民区,对谁会赢得这场战争毫不在乎。

在抵抗征兵工作中,这些人劫掠并放火烧了征兵办公室所在的大楼,还阻

止消防队员灭火。各路警察和正在休养中的军队被派去平息暴乱。他们接到的命令并不是抓人,而是将手持棍棒者一律杀死。然而他们却被暴民们打垮了;或被殴打致死、被刺死、被踢死,或被他们自己的枪打死。惊惶失措的幸存者冲破砖头、石块和尸体汇成的枪林弹雨退了回来。

面对挽救纽约城的沉痛呼声,军方匆匆调集历经战役而伤痕累累的士兵带着野战炮和榴弹炮重新夺回对曼哈顿各街区的控制。对于不愿入伍的人而言,那些参加暴乱的人确实是勇猛的战士:大约 2000 人被打死,伤者也有近万人。这次以悲剧告终的征兵活动结束后,联邦政府军的征兵代理人打着鼓励移民的幌子,在危险性较小的地方,特别是欧洲,急不可待地寻找急需的新兵。

三次应征入伍均未果的普利策萎靡不振地在汉堡的街头孑然独行,这时,他遇到了联邦政府军的一位征兵代理人。这位代理人向看上去根本不是当兵的料的普利策保证他可以骑马开枪打仗,然后就将他送上了一艘开往波士顿的轮船。

这位又瘦又高、笨手笨脚而且近视的年轻人不久便显示了他的勇气和胆识。他从船上跳入波士顿湾冰冷刺骨的海水中,游上了岸,然后跳上了开往纽约的火车。在那里,他收到了 300 美元的入伍赏金——如果不是他赶在头里,这笔钱就会给那个被他用计谋打败的代理人领走。然而当普利策于 1864 年 11 月 12 日赶到位于马里兰快乐谷的瑞蒙特军营时,领头的那个上尉,按传记作家唐·卡洛斯·塞兹的说法,(根据推测,这是普利策亲口告诉他的,)那个上尉厌恶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咆哮道:“把那个……小……子带走!我不要他留在我的部队里!”

尽管受到如此冷遇,他还是留了下来,在这场内战的余下时间里,他一直呆在第一纽约林肯骑兵团。他的战友学那位上尉的样,也嘲笑他的长相、结巴的英语和粗嘎的嗓音,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祖籍是德国。一些人将他的名字(读成 Pull-it-sir)当作“揪他大鼻子”的召唤。有个中士真的去揪了他的鼻子,结果普利策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这是他在内战中造成的惟一受伤者。

殴打上级是要受军事法庭审判的,有位军官因佩服他下国际象棋时的勇猛而救了他。接下来,他先后在安提奥克、自由米尔斯、韦恩斯堡和海狸坝洼地等的小规模战斗中做为一名骑兵与敌人作战。战争结束时,他正在相对较平静的申南多谷当理查德·兴顿少校的勤务兵。

在南军的罗伯特·E·李将军投降以后,1865 年 5 月 23 日在华盛顿,他骑着马随他所在的团行进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身旁骑在马上的人使他根本就看不见正在检阅的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和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而身旁这些人挨他那么近,把他的双膝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接下来干什么呢?当然不能再当兵了。

内战退役军人之间为求得一份工作而展开的竞争异常激烈。在曼哈顿这个反差强烈的城区,大约有15000人在街头行乞,有些人甚至雇用畸形儿来增加乞讨的收入。在下东区有个叫“五点”的地方,那里挤满了一贫如洗的移民、堕落的罪犯,还有妓女,甚至连警察也不敢涉足这个地方。而与之毗邻的却完全像另一个世界,那里真是一派繁荣景象,有受战争的刺激而兴旺起来的华尔街,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商铺生意兴隆,富裕的人们在百老汇逛街购物。意识到自己能赶上这些富人的机会较为渺茫,而稍不留神就会陷入欢迎退伍兵前往的“地狱的厨房”,普利策这个优秀的水手经人指点来到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准备在捕鲸船上找一份舱面水手的活干干。然而捕鲸业尚未从南军巡航舰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仅有的一艘捕鲸船的船长虽然的确在招募船员,却不肯收他。

尽管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不大,但他还是回到了纽约市,那里,爱尔兰移民牢牢控制着侍者、辅助工、码头工人等要求懂一点英语的工作。尽管托他那经营成功的粮食商父亲菲利普的福,普利策在家庭教师的教导下受到很好的教育,并能说非常流利的德语、法语和匈牙利语,但他的英语却说得前言不搭后语。付不起房租的他甚至沦落到睡大街,身上穿着破烂的军服,脚上套着一双破鞋,好几个晚上他就睡在市政厅公园的长凳上。

揣着剩下的最后几分钱,他走进了一家豪华的法国旅馆想去擦一下皮鞋,使自己振作一下精神。不料旅馆的一个行李工认为他会冒犯那些势利眼顾客,所以就喝令他滚开。(普利策的一生常常像一则寓言。23年之后,他买下了这家法国旅馆,将它拆除后在原地盖起了一座摩天大楼——一幢耗资200万美元、盖有金穹顶的摩天大楼,他的报社就设在那里。)

他的轻便大衣被偷,这终于使他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决定离开纽约前往密苏里的圣路易斯。有个爱开玩笑的人告诉他,曼哈顿挤满争抢同一类工作的德国移民,而圣路易斯在不是这样,那儿一个德国人都没有。他也希望,在没有德国人的环境中,他就必须尽快学会讲英语,否则就要挨饿。

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给骗了——其实圣路易斯有许多德国人,他卖掉了自己的一块丝帕,这是他仅有的财产,用换来的75美分钱为长途旅行买了一些食品,然后就登上了西去的列车。1865年10月10日晚上,这个逃票的乘客抵达与圣路易斯仅一河之隔的东圣路易斯。(通往圣路易斯的铁路桥直到1874年才建成。)

他下了火车,身无分文,疲惫不堪,冻得直发抖。倾盆而下的大雨还夹带着雪粒,将他淋得浑身都湿透了,但他几乎没有在意。在他眼里,远处密西西比河对岸隔着雨幕几乎看不见的闪烁灯光,不仅仅是圣路易斯这座城市透出的光芒,也是他的希望之光。一艘渡船上水手的说话声使普利策从凝望中回

过神，他满腹狐疑地听到他们说的正是德语。他向河边走去，询问如何才能不用付钱就过河。他的运气不错，船上的司炉工正好不干了。年轻人，会不会烧锅炉？

“以我当时的情况，不管叫我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愿意，”他后来回忆道。一个水手“将一把铲子往我手里一塞，叫我往火中加煤。我打开炉膛门，一股炙热的气流扑面而来，而与此同时，冰冷的雨点却打在我的背上。我就这样前烤后冻，但我仍坚持干活，奋力地铲着煤。”

船长因他讲不了几句英语且很不熟练而颇多怨恨，不仅欺负他，还让他拼命干活直到他累得趴下为止。几天之后，两人间的恶言相向终于引爆了一场剧烈的争吵。普利策一甩手永远离开了那条船，来到了圣路易斯。他后来告诉传记作家塞兹说：“我仍然记得在那条渡船上烧锅炉的经历，滚滚热浪直扑脸面，雨水和着冰雪打在我的后背。”

他租了一间房，然后直奔最近的图书馆，在那里，他在一份德语地方报《西方邮报》的招工广告里看到有座兵营需要人手照看 16 匹骡子，报酬包括提供免费三餐。退伍骑兵将予以优先录用。

当他冒着炎炎烈日步行 4 英里赶到那座兵营时，却发现自己忘了带他的退伍证书，于是只好跑回去取，再回到兵营时，他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他被雇用了，却没有干久。食物难以下咽，那些骡子也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他忍耐了两天，就辞职不干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找到活，他几乎什么都干：他当过码头工人、辅助工、出租马车赶车人——这些活的报酬都很低，且毫无前途可言。所谓“期望中的乐土”像肥皂泡一样正逐渐破灭。然而，他的英语却有了很大的长进，他居然在托尼·福斯特餐馆谋到了一份侍者的差事，至少那里的工作环境还不错，但好景不长。有一次，他无法平衡送菜的托盘，把一块汤汁淋漓的牛排翻倒在一位顾客的身上，结果给炒了鱿鱼。

随后，他找到了一份辅助工的活。有一次，该付他工资的工头没有来，这时已 19 岁的普利策陷入了一个道德困境，心中十分矛盾：付不出房租，他何以面对房东太太？他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与他关系好到肯借钱给他的程度，而他口袋中只剩下 10 美分。最后他是这样解决这一难题的：他用 10 个美分买了苹果，吃完苹果，就露宿街头。第二天，小病痊愈的工头终于露面了，并给普利策发了工资。那天晚上，他把拖欠了一天的房租交给房东太太，并说明自己前一天晚上为什么“失踪”而没有回来吃饭睡觉，房东太太取笑他，说他太敏感了。但他暗自发誓自己再也不会靠露宿街头来省房钱了。



普利策(右)和他的朋友图书馆馆员乌多·波拉契伏吉尔。

他干的两份工作尽管每天要花去他 16 个小时,但他仍急于尽快掌握英语,因此他还要花 4 小时去当地的图书馆看书——留个睡觉的时间不足 4 小时。而在没有零工干的时候,他几乎就住在了图书馆。每天清晨,他都站在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焦躁不安地等着图书馆馆员乌多·波拉契伏吉尔前来开门,然后一直在图书馆看书,中午就在里面啃个苹果,晚上直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乌多帮他练习英语对话,后来他俩成为终生好友。

然而,与一位骗术大师的巧遇——而非他辛勤的劳动——将他送上了通往辉煌生涯的道路。在这个骗子花言巧语的游说下,他与其他约 40 个人一样交给骗子 5 美元钱。骗子向他们许诺帮他们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甘蔗园找一份好工作。汽船将他们运送到圣路易斯以南 40 英里处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然后就把他们扔在了那里。当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他们开始艰苦跋涉,想回到圣路易斯市,去找那个招工人算账,杀了他。“很难说这一不顾后果的计划是否真的会付诸行动,”传记作家艾林·爱兰德说,“因为当三天后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回到城里时,疲惫不堪、饿得半死的他们发现那个招工人早已逃之夭夭了。”

正巧,对这一事件有所耳闻的一个记者遇到普利策,说服他写一篇有关这

个骗子的文章。文章刊登在《西方邮报》上,通过这份德语报纸,他得到了自己第一份文职工作。

普利策的旺盛精力、聪明才智以及行文风格引起了该报的共同所有人、合作主编埃米尔·普利托里厄斯博士的注意,他开始向普利策约稿。渐渐地,邮报所在大楼里的其他租户,特别是律师威廉·帕特里克和查尔斯·约翰逊以及内科医生约瑟夫·麦克道尔,也感到这位热情勤奋的年轻人是个可造之才。

1866年的夏天,一场霍乱席卷圣路易斯,在短短两个星期内令1686人丧生。这时,麦克道尔医生请普利策去帮忙。当时,全城26万居民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逃走了。亡故者将被埋到恐怖的阿森那尔岛上,而麦克道尔医生正好是该地区的卫生官。由于负责掩埋尸体的官员吓破了胆,逃回到了美国本土,结果尸体无人下葬。尽管麦克道尔认识普利策才几个月,但他还是推荐让普利策掌管阿森那尔岛的事务。普利策发现该岛几乎荒无人烟,即便政府将本土监狱里的一些已判决的杀人犯送到岛上,并答应,如果他们帮着掩埋尸体,便给他们自由,但岛上仍一片荒凉。有些犯人乘机逃跑了,逃到了荒岛深处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普利策留了下来,帮着掩埋了很多因霍乱而病故的人,并将这些死者一一登记在册。这场瘟疫到10月才结束,共使3527名圣路易斯人丧生。瘟疫过后,普利策再次失业,不得不另谋他就。

《西方邮报》所在大楼里的两名律师指点他前往蛮荒之地欧扎克县,为一家尚处于初创阶段的铁路公司做工。他带着一名黑人向导骑马出发了。在横渡发洪水的加斯科内德河时,他们俩被洪水从马上冲了下来。向导和他骑的马不幸溺水身亡,而游泳好手普利策与他的马则侥幸逃过此劫。

他疲惫不堪地爬上了岸,浑身上下湿了个透,心里还很担心追不上他的马,那匹马已沿着一条跨县马道疾驶而去。这时,他看到一位年长的农夫坐在树墩上正好好奇地望着他。

“他做的第一件事,”普利策道,“就是将我带到一所农舍,递给我大半杯威士忌酒。我说我不要,他瞪眼看着我,似乎以为我是个疯子。他说:‘这么说不喝酒?’我告诉他,我的确不喝酒。他一言不发,给我拿来一些食物。我吃完后,他取出一块烟草,咬下一大块后,将剩下的烟草递给我。我谢谢他,但没要。他愣了半天,最后说:‘这么说不嚼烟草?’我说是的。他不再提此事,接下来我们说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话,谈到了这场战争,田里的庄稼,还有即将修建的铁路。那人真是绅士,他始终没再喝一口酒,也没再嚼一口烟草。后来在他临睡前,他拿出一个烟斗,装满烟丝后递给了我,可我再一次令他失望。于是他把自己的烟斗放回口袋里,态度坚决,却神情哀伤。

“哎,我的老天!他居然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才又开口说话,我还以为我拒绝他的一片盛情而大大伤害了他的感情呢。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满怀同